



1988年，《儿戏》由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同名改编

1990年，同名电影《儿戏2》公映

1991年，同名电影《儿戏3》公映

1998年，《儿戏》再次改编成电影《BRIDE OF CHUCKY》

2004年，《儿戏》又次改编成电影《SEED OF CHUCKY》

儿戏

CHILD'S PLAY

〔英〕雷纳德·希尔 著

REGINALD HILL

孔保尔 译



《儿戏》创下了同一作品六次改编电影的世界纪录

作为世界三大古典推理巨匠之一，雷纳德·希尔2008年被《纽约时报》评为全球50名最伟大的犯罪小说作家之一。《泰晤士报》称其为“犯罪小说最大的希望”。《财星电讯报》称，“希尔的作品是一流推理小说的代名词”。《太阳哨兵报》说希尔是“大师中的大师，地位最崇高的英国小说家”。《波士顿环球报》则认为，“希尔是当今推理文坛的第一把交椅”。

群众出版社

儿戏

CHILD'S PLAY

〔英〕雷纳德·希尔 著
REGINALD HILL

孔保尔 译

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儿戏 / (英) 希尔著; 孔保尔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0. 9

ISBN 978 - 7 - 5014 - 4701 - 5

I. ①儿… II. ①希… ②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
IV. ①I561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9224 号

儿戏

CHILD'S PLAY

[英] 雷纳德·希尔 著 孔保尔 译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甲 1 号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厂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9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4701 - 5/I · 1914

定 价: 28.00 元

电 话: 010 - 83901730

网 址: [www. qzCBS. com](http://www.qzCBS.com)

电子邮箱: [exiaoxiaohong@ hotmail. com](mailto:exiaoxiaohong@hotmail.com) [cpep@ public. bta. net. cn](mailto:cpep@public. bta. net. cn)

营销中心电话 (批销): (010) 83903254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邮购): (010) 83903253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(010) 83903257

教材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59

公安图书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672

法律图书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45

公安文艺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973

杂志分社电话: (010) 83903239

电子音像分社电话: (010) 83905727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序幕	/ 1
第一幕 来自内心的声音	/ 2
第二幕 来自墓地的声音	/ 4
第三幕 来自观众的声音	/ 85
第四幕 来自遥远国度的声音	/ 136
尾声 皮特·帕斯科口头叙述	/ 223

序幕

一个剧团的演员说
天真的孩子，
亲爱的吉姆兄弟，
呼吸是那样柔和！
每只手脚都充满了生命，
他该知道什么是死亡？

——摘自华兹华斯《我们是七个》

第一幕 来自内心的声音

死亡？没什么了不起！过去没什么了不起！现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！

死亡意味着什么？

你的生命结束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

无法想像！

然而，我能够想像到临终和垂死的恐惧，还有临死之前的爱情。我能够想到一艘木帆海防船在波涛汹涌的海浪里的情形——一只澡盆船在港口停泊的静谧。但是，让一股大风从第勒尼安海呼啸而来，然后是闪耀着光芒的天狼星出现。它的钢铁之身就会转到海边险峻的悬崖下，小划艇就会像一个婴儿的咬环，在悬崖下汹涌的水面上弹来跳去。

我能够听见，那股大风发出的飕飕的声音！在家里，父亲怒不可遏，母亲流着眼泪；在学校，使劲拧掉通风设施的开关，结结巴巴地背诵课文，令人满腹疑虑，却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……正方形的要点……克卢瑟姆城的波西拿王……准确的地点……《十一门徒》上的一个地点……如何捣烂一个女孩……武器和士兵！

现在，我抓住那条绳子，感觉它的纤维在我冰凉的手掌中燃烧。风声在这个金属般的悬崖峭壁上呜呜回荡，发出的声音那么怪啊！武器和士兵，风说……你是个可怕的孩子……三步走到右边……手别碰鸡巴，把袜子给我递过来……就像拧奶头一样拧它……肩上的颗星……途经的某个地方……怎样杀死一个人……

我航行到意大利，并非自己的选择！

最后，我把嘴张成O型，准备接受风的进入。它却忽然又变成了一条小舢板。那风仅仅是一股风。我终于控制住自己，控制住跪在我周围的那些人，发出了命令。

一双双眼睛在海水般黑色的脸上闪烁着鱼似的白光，一支支划桨深深插

入水中。我的浮船划过汹涌的波涛，向人声鼎沸、根本看不见且永远躲不开的奥森纳海岸冲去。

你说，这是幻想吗？甚至很浪漫吗？啊，我还有许多更愚昧的幻想。时间就像薄雾似的，被一场风吹走了，分分合合，发人深省。

既然这风是一股秋天的风，对它就要有耐心。它不是外围大海的盐水泡沫，而是闪亮的腐烂落叶，散发着浓烈的辣味和石灰岩灰尘的味道。

风中也有噪声、动物的吵闹、呼吸声。当我走过被露水打湿的草坪，心神不安地一步一步缓缓走向黑暗中的房屋，一扇窗户随便打开在那里……我贸然走了进去，风随我而入……我慢慢穿过几间房子……沿着走廊，上了楼梯……心中无数犹豫不决，但被一股强于任何恐惧感的大风推着，向前走去。

我推开一间卧室的门……一盏长明灯如同尸体旁的守灵灯一样……但隐隐约约地，那终于让人看清了的形状并非尸体。

谁在那儿？那儿有人吗？你想要什么？

该是对着这盏发出很小光亮的灯光表露心曲的时候了。

是妈妈吗？

谁在那儿？走近点！再近点！让我看看！

现在，风就像在我血管里燃烧着的沙漠之风。它发出呜咽的声音，发出尖叫的声音。这座房子灯光四溢。而当那艘孤立无援、令人绝望的小船被波涛汹涌的大海包围的时候，我却只能在黑暗中摸索……

第二幕 来自墓地的声音

甜蜜是一份遗产，
转瞬即逝的甜蜜啊！
那个意外死亡的老太太。

——摘自拜伦《唐璜》

第一章

参加格温德琳·哈比葬礼的人，谁都不会很快把葬礼的情景忘记。

享年八十岁的她，身躯干瘦，远比她装饰华丽的棺材分量要轻。但前来哀悼的至亲对她发出的心灵之恨，足以使缓步走向墓穴的抬棺人举步维艰。

她被葬在洛马斯家位于格林戴尔村圣威尔佛里德教堂的家族墓地。这座教堂具有诺曼时代晚期的古怪风趣，增建部分却具有上古英国时期的风格。用做墓穴的前诺曼时代的教堂地下室按教区牧师老婆的说法（教堂门前出售的小册子上说），可能是圣威尔佛里德亲自建造的。

前来悼念格温德琳的人无心考古，只是鱼贯从阴暗的教堂内部走向秋天明媚的阳光。艳阳照亮了一个又一个墓碑上的名字，独漏了几座风化最严重、苔藓最茂盛的墓碑。

格温德琳身后健在的亲人寥寥无几。还未填土的墓穴左边，站着两个来自伦敦的洛马斯族人；右边，聚集的是经营“老磨坊酒店”的哈比一家四口。基奇小姐站在墓穴一头，企图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。她最初进入“特洛伊别墅”时是保姆，随后成为管家、陪伴，最后又回到了保姆的位置。但她苦苦保持的低调策略，却被身旁那位男子破坏殆尽。

男子叫伊登·萨克里先生，被大家公认为苦恼的主创者。他是格温德琳

的律师——“萨克里、安伯森、梅勒、萨克里律师事务所”的资深合伙人。

“诞生自娘胎的人类，浮生短暂而苦难深重。”牧师吟诵道。

现年五十多岁的伊登·萨克里虽说大半生都过得惬意无比，也可从脸上的表情获得他对这句话的认同。当然，等会儿如果在场的人中有要闹事的，他面前又会是一片惨象。对此，他根本不放在心上。爱抱怨的人对律师来说，就像黑莓丛之于野兔，是个自然生息的区域。身为老太太律师和遗嘱执行人，他确信，任何向这份遗嘱提出质疑的企图，都只会增加“萨克里律师事务所”的收入，事务所的保险柜愿意接受哟。

尽管如此，葬礼上阴沉沉的气氛总让他觉得不……怎么说呢？很不舒服。他对死者的侄子——“老磨坊酒店”店主、典型的约克郡大老粗约翰·哈比先生跟人打招呼的方式很不感冒。约翰·哈比一见萨克里律师，便摆出指责般的嘲笑说：“律师，我把屎拉到他们身上？”

当然，这是他自己的错误。遗嘱验证前，根本没必要透露条款。但他似乎出于一片好心，提前要求约翰·哈比对他那一份别太过分在意，要小莱克西停下手上的打字工作，然后对她说，她的家人对遗产的期望不应过高。莱克西听后竟逆来顺受，当听到“格温德琳声音粗哑之狗”的谩骂时，甚至还轻轻地笑了笑。但是，当她把这个消息带回到“老磨坊酒店”时，所有笑声同时停歇了。

不！伊登·萨克里坚定地告诫自己。他再也不会因好心、一时冲动而偏离法律程序的破旧轨道，即使看见他家的人被锁链锁在前方轨道上，也不会做这种事了。

“上帝啊，你最了解我们心中的秘密……”

是啊，上帝！也许你真的知道！如果这样，一旦那个蠢老太太的灵魂在你的方向徘徊，你可千万不要犹豫，把秘密传递给她听啊！约翰·哈比怒火满腔地暗忖。

多年来，我对她大献殷勤，百般讨好！陪她喝着淡如白水的茶，用伸不直的小指头端着杯子小口喝茶，还得不时点头赞成她那愚蠢的想法——什么礼拜日仪式啦，什么保护大英帝国啦，枉费我每个星期日下午。无论什么天气，都穿着我的蓝色毕叽尼西装，到“特洛伊别墅”陪她，而且回家后，总要花上整整一小时，把屁股上厚厚一层“特洛伊别墅”所有能坐之处都有的猫毛、狗毛刷干净！谁知那一切全是白费苦心！

还有更惨的哩！希望遗产能够入袋，他不惜债台高筑。他想扩建餐厅和宴会厅，已让工人挖好了地基，也订好了家具。一想到遗产落空，他的心就像酒杯托盘垫似的，直挺挺地掉了下去。多年来满怀信心的希望，数月来心情颤抖的期待，才高兴不到二十四小时，便听到莱克西从吸血鬼杂种律师那儿捎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。

啊，是的，上帝啊！如果真如牧师所言，你最了解我的心意，那就尽快将我的心意传递给那个蠢老太太！告诉她，如果她再不赶快走，很可能被冲上“老磨坊酒店”烟囱！“挨天杀的格温德琳老狗”会被追杀得躲闪不及！

“全能的上帝啊！请你发挥你的全部慈悲，愉快地带走我们这位死去姐妹的灵魂……”

亲爱的上帝啊！这份愉悦全是你的！斯特芬妮·温迪班克斯心想。她娘家姓洛马斯，格温德琳是她的婶婶。她一边想，一边抓起一把泥土，思忖着墓穴周围哪个人会成为她最好的目标。

目标是下流的酒店老板哈比吗？罗德暗示她说，只要想到她受到的待遇比那个家伙好多了，就应该得到慰藉。这话让她对哈比的憎恨有增无减。竟然把我和那个没教养的乡巴佬相提并论！喔，亚瑟啊，亚瑟！她呼喊着她死去的丈夫，看看你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结局！你这个蠢笨的浑蛋！亲爱的上帝啊，至少别让他们查出那幢别墅吧！

可是，向上帝乞求又有什么用？苦心孤诣都得不到奖赏，单凭信念又怎能得到奖赏？这些年为了与约克郡的亲戚拉近关系，真是用尽了心思啊！当然，也许应该指出的是，她很早就发现婶婶疯疯癫癫了——谁能比她更了解哟？的确，她必须承认，有时候，她甚至积极助长了格温德琳疯疯癫癫的脾性。然而，谁会猜到，全能却全然不可靠的上帝除了欣然带走格温德琳的灵魂，竟然会欣然让她的疯疯癫癫留在人间，任它四处飘游，危害众生。

那么，她手里的泥土应该扔向上帝，而不是哈比？但如何打击触摸不到的东西？她需要的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血肉之躯。扔向上帝的共犯、那个神气十足的杂种萨克里怎么样？这倒是不错。她这一生的经历告诉她，在那些螳臂当车、抗议无效的庸人当中，律师绝对名列前茅。

那么，扔向基奇？那个低档的丹佛斯夫人（电影《蝴蝶梦》中的黑心女管家）正凝视着牧师头顶上方的一个点，用近视眼表达虔诚，仿佛希望看着格温德琳的灵魂升天，然后鼓掌欢呼一番……

不！基奇已得到的那份遗产是不错，但仅仅够她生活所需而已。那么，

想想她付出的代价吧！一辈子跟那些怪物朝夕相伴，一辈子闻着那种臭味……没有一个马夫的精神，就别去羡慕基奇小姐！

当你不知道找谁出气那一刻，是最痛苦不堪的，空虚得仿佛亡魂一般。特别是一想到那个愚蠢的老太婆穿着牛奶冻似的绸缎，躺在地下六英尺深的地方，正高兴地偷着笑！

她把泥土用力投向棺材盖。因用力过猛，一颗小石子反弹过来，打中了牧师，疼得他惊叫了一小声，“深信复活的希望（hope）”被他诵读成了“深信复活的噱头（hype）”。所有人听了，都没有感到诧异。毕竟，这不是《圣经》的时代。

“我听到上帝的声音。上帝对我说……”

亲爱的姑妈！斯特芬妮·温迪班克斯的儿子罗德·洛马斯心潮翻滚。我屈节卑体，妈妈不顾与此等低俗之人为伍，来到约克郡出席你的低教派葬礼。你使哈比家族的人不敢越雷池一步！完全正确，就像亲爱的基奇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样。他们是一群非常乏味的演员。父亲约翰看起来太像脾气暴躁的约克郡酒店老板了！像得简直不敢让人相信！家庭主妇鲁比（没有编剧胆敢虚构这个角色）在这最后一抹苍黄色的余晖中，就是一个体型肥大的金发酒吧女招待。小女儿简也是同样的果冻体型。当你看到大女儿莱克西后，这个多余肥女的来历就很容易知道了。在形状上，一个果冻还没有高级市政官食指上的玛瑙钻石大。但我发誓，她可以通过接合处进入没有固定装置的门，戴着一副大大的圆眼镜。那张小脸的严肃表情，使她看起来如同弹簧单高跷上栖息的一只仓鸮！

但是，这一切你都是知道的，亲爱的姑妈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事情啊。我能怎么样？告诉你吧，这里到处都是些什么人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不会逃避家族责任。我不会像我认为的某些人那样。这里天气晴朗，矢车菊色的天空洒满了玉米黄的阳光。这对九月初的天空是适宜的。妈妈在这样悲痛的气氛中，也盼望能有这样的天气。至于我，只要在索尔兹伯里春节里简单扮演梅丘蒂奥，证明我卓越的才能就行了。我又一次平静下来。把你大白于天下，弄上一个大窟窿也不会算堕落。啊，我们都必须活在希望之中，不是吗？除你之外，姑妈，还有谁？如果你确实仍然活着，现在一定很踏实。不要让我们太失望了，好吗？当你发现，这几年你已把自己变成蠢驴时，说不定会脸红得仪态万千。

现在必须搁笔了！快到吃冷火腿的时间了！保重吧，很遗憾你不在这

儿！请向亚历山大表示敬意，你的可爱的远房侄子罗德。

“蒙受天父恩典的孩子们，前来接受天国为你们准备的……”

我希望天父准备的东西比你的能好一点，爸爸！莱克西·哈比心想。凭着幼年练就的本领，她立即觉察到，板着脸的父亲马上就要火山爆发了。当萨克里先生跟她说及“格温德琳老狗”时，她还咯咯笑着。晚上向父亲报告这个消息时，却笑不出来了。

“两百英镑！”他怒不可遏，“两百英镑加一个狗标本！”

“你以前是赞赏那个标本的，爸爸。”简在一旁插嘴说，“你说那标本栩栩如生，简直是自然界的一大奇观！”

“栩栩如生？那只烂野狗活着时，我就对它恨之人骨。不过，至少那时你踢它的时候，它还会汪汪叫吧！格温德琳挨天杀的死狗！你不是在糊弄我吧，莱克西？”

“爸爸，我才不会糊弄你哩！”莱克西心平气和地说。

“老萨克里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，却叫你来传话？”他满腹狐疑地说，“难道他不能打个电话直接跟我说？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小孩儿？难道他怕我不成？”

“萨克里律师也想做好人，爸爸。”莱克西说，“另外，我听说，我和你一样有资格，也是受益人。”

“你呢？”哈比的眼珠因为充满了希望而亮起来，“莱克西，你得到了什么？”

“我得到了五十英镑和她收藏的歌剧唱片。”莱克西说，“妈妈分到了一百英镑和她的旅行钟，是客厅里放着的那个大黄铜钟，而不是卧室里的金钟。简分到了五十英镑和绿色锦缎桌布。”

“那个老母牛，烂老婆子！那么，遗产给了谁？该不是她的那个侄女吧？该不是姓‘放屁裤’的那个老女人和她没用的儿子吧？”

“不是，爸爸。她和你一样分到了两百英镑，还有那把银茶壶。”

“银茶壶也比格温德琳挨天杀的狗多值一点儿钱！她啊，一向心术不正，就像她死去的丈夫一样。他们夫妻早该被关起来！那么，遗产究竟分给了谁？是基奇吗？那个爱耍心眼的老丑婆？”

“基奇小姐分到的是生活津贴，附带条件是她必须留在特洛伊别墅照看宠物。”莱克西说。

“那是一张终身饭票吧，是不是？”约翰·哈比说，“不过，等一下！如

果她只是住下来，房子分给谁了？我的意思是，房子总得留给某个浑蛋，是不是？莱克西，她到底把房子留给谁了？该不会捐给某个残忍的慈善机构吧？不留给我，却留给一个十足的流浪狗之家，我受不了！”

“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你猜对了。”莱克西深吸一口气说，“但不是直接捐献。她把所有遗产优先留给了……”

“留给了谁？”约翰·哈比见她说得吞吞吐吐，便声震屋宇地问道。

莱克西回想起伊登·萨克里那冷静和无情的声音……“我的剩余遗产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，全数遗赠给我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·哈比少尉，目前地址不详……”

“她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不！这事儿我不相信！她怎么能这样做呢？这经不起推敲！一定是那个滑头的律师在后面捣的鬼，我保证！我对这个遗嘱绝不会逆来顺受！绝不会！”

令约翰·哈比受不了的是，在圣威尔佛里德老教堂，他居然坐在了一块黄铜牌匾脚下。这是一个讽刺。牌匾上令人烦恼地写着：“谨此缅怀于1944年5月在意大利战役中失踪的亚历山大·哈比少尉。”

经过孩子父亲山姆·哈比的多方奔走，牌子才于1947年得以立起来。两年来，妻子拒绝接受儿子已死的可能性，他只能忍受。但这种事情必须有一个终结。对他来说，立了牌匾就有了终结的象征意义。但对格温德琳·哈比来说，却不是这样。她坚信，亚历山大仍然活着。这个信念她一直在心底埋藏了十年。等到丈夫死后，信念重现，一如十年以前。她对此不藏不掖。多年来，她的疯癫在大多数亲朋好友中已见怪不怪，像人的下巴长了一个小肉瘤或说话结巴一样，自然不过了。

到头来，他发现，自己名正言顺的继承权竟然异乎寻常地被人抢夺——约翰·哈比简直无法忍受！

莱克西继续说：“如果到了2015年4月4日，也就是亚历山大九十岁生日时，他还不宣称对遗产的继承权，遗产就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。顺便说一下，总共有三个……”

然而，约翰·哈比没有心情去理会什么慈善机构。

“2015年？”他咕哝着说，“那时我也九十岁了。九十岁我还没有死，似乎不大可能。我要推翻这份遗嘱！她一定是疯了，就跟脸上长着鼻子一样明显！那笔钱整个……一共有多少钱，莱克西？那个挨天杀的萨克里跟你说了吗？”

莱克西说：“很难计算清楚，爸爸。股价有涨有跌，而且……”

“闺女，别想用术语来蒙骗我！我没让你留在酒吧给你妈帮忙而让你到律师事务所工作，并不是因为你比我们聪明。这一点，你给我好好记住了！所以，你少给我装腔作势！反正，你也是一窍不通！只要给我们说个数字就得了！”

“好吧，爸爸！”莱克西·哈比乖乖地说，“萨克里先生估计，总数应该超过一百五十万英镑。”一句话让父亲惊得哑然无语。这是莱克西有生以来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般情景。她觉得很满足。

“承蒙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……”

温迪班克斯夫人错了。埃拉·基奇实际上并非在凝视灵魂升天的奇景。尽管她已老眼昏花，但远处的景色仍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她目视的地方是牧师背后教堂院子里的绿荫。由于财源不继，后代相继离去，多数老坟都无人照料，外观寂寥沧桑。在很多人眼里，蔓生的杂草和野花很能衬托布满苔藓的墓碑。把草除尽，献上玻璃纸花环，效果反而不佳。但是，引起基奇小姐思绪的，并不是这令人哀伤的沉思。

她朝墓地拱门的方向望去。那是两棵紫杉在明媚的阳光下形成的一条几乎全黑的隧道。她注视了几分钟，感到黑暗的隧道中有朦胧的亮光。而现在，那亮光正在移动，正在构成人形，正在走出树荫，仿佛一个演员走进舞台脚灯投射的亮光之中。

这是一个男人。脚步迟疑而弯曲，在墓碑之间蜿蜒前行。他身着一套皱巴巴的天蓝色轻便西装，双手在前面拿着一顶草帽，紧张不安地扭着，左袖戴了一圈表示哀悼的黑纱。

基奇小姐发现，他走得越近，她反而越发看不清楚。他长着一头浓密的灰发。她看得出来，他淡淡的发色与太阳晒黑的脸庞形成了强烈对比。她猜，男人的年龄与约翰·哈比相同。

她突然发现，这两个人的相似之处还不止于此。

同时，她也觉察到，也许她是现场唯一看见这个正在向前逼近的人……

“……愿圣灵之情永远与我们同在，阿门！”

大家跟着说“阿门”时（伦敦洛马斯家族的男女喜欢用戏里的“阿”，哈比老磨坊家的人喜欢用前辈的“啊”），显而易见，这个新来的手足并不像基奇小姐看见的那样影影绰绰。其他人都在随着伊登·萨克里脸上的惊奇不已看着这个人，牧师脸上则毫无表情。

但是，这引起了约翰·哈比一脸的迷茫不解。“那个家伙是谁？”他斥问道。谁也没有感到特别惊奇。

那个新来的人很快，而且大为愕然地作了回答。他跪下双膝，抓起两把土，过于夸张地把土扔下墓穴，然后回过头喊道：“妈妈！”

随后，出现了几声惊奇和愤怒的叫喊声。温迪班克斯夫人看着这个新来者，好像他在地耳旁低声说了个糟糕的建议。基奇小姐慢慢昏倒在伊登·萨克里怀里。而约翰·哈比目睹了像是“犹太之吻”的情景后，大声喊道：“《那鸿书》！《那鸿书》！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儿？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儿？这是你想像出来的又一个诡计吗，律师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儿，嗯？苍天啊，到了有人教训你的时候了！瞧一群正派的亲戚怎么在一场葬礼上表现吧！”

他充满忘我的急切心情要实施这个教训，一说完就向伊登·萨克里走去。律师这会儿感觉自己像在财产终审法院，企图避开与基奇小姐站在一起一样跨步躲开真正的受害者。此时，约翰·哈比的脚发现了他寻找陆地的空间。他的一条腿抖动了一下，然后令人恐惧地大喊一声。这声叫喊现在是难以分辨的愤怒，一头栽进了洞开着的墓穴。

大家先是一愣，继而开始潮动。有的扑向墓边提供帮助，有的挤回来呼喊着，寻求解救。只见鲁比·哈比一个箭步，跳进墓坑去解救丈夫，两膝在丈夫腰部着地。伊登·萨克里不再需要基奇小姐的搀扶，松开了她的胳膊。可当她要从容地跳进坑里时，他被迫再一次抓住她。牧师脸上惬意的笑容刹那间消失了。但罗德·洛马斯却向墓穴对面望去，与莱克西的目光相遇，不禁哈哈大笑。

秩序逐渐恢复，被闹得天翻地覆的墓坑除了一脸严肃的主人而外，一切都正常了。就在这时，大多数出席者都意识到，一片混乱中，那个活跃的陌生人不见了。亲戚们查明，这场闹剧受到永久性破坏的只是约翰·哈比的蓝色毕叽尼西装。基奇小姐仍然重重地倚在伊登·萨克里的胳膊上。她示意葬礼按程序继续进行，并宣布葬礼冷餐会正在等待和她一起返回到特洛伊别墅的人们。

罗德·洛马斯从墓边走开，发现身旁就是莱克西·哈比。他俯向她的耳边，小声说：“姑妈一生一无所有。其实，财产已变成了她多余的爱好。你说呢？”

她用警觉而又迷惑不解的目光看着他。他笑了。她紧锁双眉，匆忙走到回头瞥见他们的妹妹身边。她的妹妹与小伙子的目光不期而遇，立刻双颊绯

红。在他抛过来的一个欢愉媚眼下，她的脸更红了。

第二章

肯布尔的外观脏乱不堪。艰难岁月里，为了把这家老剧院从宾戈夺回来修缮、刷新，使它恢复往日风采，为了转移公有资金，逼迫私人担保者为其输血的行为，一直都是信仰上帝或疯狂的行为。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来看待了。地方市政委员会一直没有给出直截了当的政策。

但遗嘱一直是件大事，而且遗产已经分配完毕。淡灰色的碑石从蒙了一个世纪的灰尘中显露出来，莎士比亚的诗集被赌客得意洋洋地朗诵着。

但现在，映入人们眼帘的巨大的广告招贴画——“伟大的公演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”——已被人撕下。眼下能看到的是，原色浮质字母令人作呕地在石头、玻璃和木质部分到处涂写：“黑鬼，滚回家去！”“张 = 大粪！”“白热烧死黑皮肤的杂种！”

威尔德警官离开剧院时，最后又看了一眼。市政工人已在进行祭司般的洗手工作。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。

他回到局里，想去看看顶头上司、侦探皮特·帕斯科是否从医院回来了。还没有走到门口，屋顶第二个排水沟就像雷击了似的，来了一个隐约的震颤。这预示着帕斯科确实回来了，正在接受约克郡中部刑事调查部部长、总警察长安德鲁·达尔齐尔的训斥。毫无疑问，是关于警察局非常重要的事情。

“就是这个人！”威尔德警官进来时，达尔齐尔说，“布鲁姆菲尔德与康沃尔的丹·特林布尔的优势对比怎么样？”

“三比一。当然，这只是理论上的，长官。”威尔德说。

“当然。这儿有理论上的五英镑。派他的侦探去干活儿，行吗？”

威尔德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这笔钱。达尔齐尔正在查看布鲁姆菲尔德即将到来的新警察长的任命书。这个委任状严格说来，是不合法的。最终候选人名单已公布，面试两周后才进行。

警察的工作是严肃的。遇到毫无意义的轻轻反驳时，帕斯科说：“肯布尔怎么样，威尔迪？”

“会被洗掉的。”警官说，“住院的那个小伙子怎么样？”

帕斯科说：“洗掉的时间会稍长一点儿。他们挫伤了他的头颅骨。”

“这两件事情是有联系的，你认为呢？”达尔齐尔说。

“哦，他是个黑人，而且是肯布尔公司的一员。”

当年轻演员傍晚后出去和几个朋友喝完酒、往住处走时，遭到了很成问题的攻击。那天早晨六点钟，人们发现，他在一条小巷里被人毒打。离开酒吧后，他就什么都记不得了。

在肯布尔公司的灾祸起始于对张埃琳艺术指导有争议的任命。张是一个六英尺三英寸高的欧亚混血儿，具有宣传才能。她马上在当地电视台宣布，在她的管理制度下，肯布尔将有一部激进的歌剧作品问世。这句话引起了人们的担心。采访者问，这是否意味着将向观众抛出一部现代政治剧。

“内容很棒的，不在于表现形式，亲爱的。”张声音甜美地说，“我们准备把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公演。这部剧对你来说，过时了吗？”

“为什么要上演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？”

她回答说：“这是对当局不正之风的针砭；对儿童陋习的心理打击；是对侮辱妇女恶习的批判。这也是今年教学大纲上中学生的普考。我们会吸引孩子们，亲爱的。他们是明天的观众。今天你不抓住他们，明天他们就消失了。”

如此的访谈使许多城市父辈不安，但也使许多人兴高采烈，包括埃莉·帕斯科。她作为“妇女权力行动社团”的地方会员秘书，很快与张取得了联系。第一次进行会谈，她就大肆吹捧那个新来者。帕斯科禁不住询问了有关她的看法。他私下说，至少他认为是忌妒，是对张埃琳的忌妒。

张在电视露面后，骚扰就以下流电话和威胁信的形式开始了。前一天晚上的攻击和毁坏私人财产的行为，首次宣示了威胁的开始。

“张埃琳都说了些什么？”帕斯科问道。

“你是说张小姐？”威尔德纠正说，“嗨，她对那幅绘画作品很生气。当然，也对画的破旧很生气。但说句实话，好像使她烦恼的是，有人替换了那个住院的小伙子——好像是，他的角色很重要，而且因为他们下周一要公演。我想是这样吧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。我拿到了几张票。”帕斯科面无表情地说。那是埃莉搞到的，还有一份演出结束后到后台聚会的请贴。他心里很不高兴。那天晚上，电视播出了西格尔的《杀手》。他很有兴趣观看，但一直收不到。

“我们把它认定为一个案子还是两个案子，长官？”威尔德问道。他是一个照章办事、恪守原则的人。